

文学小丛书

# 唐宋传奇选

张友鹤选注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237  
3

文学小丛书

# 唐宋传奇选

张友鹤选注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7351  
E

文学小丛书

封面设计：徐中益

文学小丛书



唐宋传奇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10,000 开本787×940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6  $\frac{3}{4}$

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2版

1979年3月湖北第3次印刷

印数：85,000—135,000

书号10019·1089 定价0.87元

## 前 言

“唐宋传奇”，指的是唐、宋两代流行的一种文言短篇小说，当时叫做“传奇文”，是我国古典文学当中一份宝贵的遗产。

中国小说，有很长久的历史。唐代以前，小说还在萌芽状态当中，多属志怪，情节也较简单。唐人传奇才更直接地表现社会生活，故事也较委婉曲折；作家们开始进行有意识的艺术创造。所以叫做“传奇”的缘故，是因为所写的故事大概都很离奇。作家们往往使用夸张的方法，布置许多偶然性戏剧性的情节，使故事曲折动人，更集中更鲜明地表现出现实生活的矛盾；或者罩上一层神仙怪异的色彩，使故事更加美化，也寄托了作者们的愿望和幻想；这样，看起来就成了离奇的故事了。

唐朝是我国中古时期一个兴盛统一的朝代。唐王朝建立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之后，人民显示出来的威力，迫使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、发展生产的措施。从唐初直到安史之乱以前，一百三十多年当中，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和国际贸易，大体上是一直向上发展着的。

正是在这个基础上，出现了灿烂的唐代文化。但是，在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下，随着生产和经济的发展，封建剥削也日益加强，皇帝贵族集团、地主阶级和农民、手工业者、城市平民、中小商人的矛盾也日益发展。安史之乱是唐王朝各种复杂矛盾的总爆发。在思想意识方面，为封建王朝服务的一套伦理道德，也发生了动摇；城市经济的发展，产生了与封建礼教不相调谐的新的思想因素。这些，就是传奇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。最有名的传奇文，大都产生在安史之乱以后，不是偶然的。

传奇所写的故事，大体上可分爱情的、豪侠的和讽刺的三类。爱情故事如《离魂记》、《莺莺传》、《飞烟传》、《李娃传》等，都是歌颂叛逆的女性们冲破礼教的堤防、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斗争，表现了要求婚姻自由的思想。豪侠故事如《红线传》等，表现宦官专权、藩镇割据、上下动乱的时期，人们幻想着主持公道的侠士出现，替被压迫者来向个别压迫者进行个人复仇。讽刺的故事，如《东城老父传》对当时的政治表示了不满，进行了批评讽刺。所有这些故事，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。

但是，传奇作者们的思想，基本上还是属于封建主义的体系。因此，作品当中，封建性的糟粕往往又同民主性的精华纠缠在一起。例如《莺莺传》的作者，一方面歌颂了莺莺，另一方面对于张生的玩弄女

性、负心背义、“始乱终弃”的无耻行为，又予以辩护，大加赞美，这就给读者非常恶劣的印象。这些都需要仔细辨别，不能无批判地全盘接受。

本书一九五九年初版，这次再版据一九六四年版张友鹤选注《唐宋传奇选》重新编定，共选二十篇，以唐人传奇为主，宋人所作，只选了两篇。因为宋代在小说方面另有了新的发展，出现了通俗的、直接产生于市民的“平话”，宋代文人继续写作“传奇”的虽然还有，但成就比唐代差得多了。

各篇文字，以鲁迅先生校录的《唐宋传奇集》和汪国垣校录的《唐人小说》两书作为底本，有歧异的，就择善而从。也改正了个别排错的字。每篇之后，附有说明文字和简要注释，希望对读者能有些帮助。如有错误，盼望得到指正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七八年三月

(381) 蔡 璠..... 蔡 璠

(382) 蔡 琳..... 蔡 琳

(383) 谷 嗣..... 谷 嗣

## 目 录

天授(1)三年,清河张悦,因官家于衡州(2)。性简

- 离魂记.....陈玄祐 (1)
- 柳氏传.....许尧佐 (5)
- 柳毅传.....李朝威 (15)
- 霍小玉传.....蒋 防 (38)
- 南柯太守传.....李公佐 (53)
- 李娃传.....白行简 (70)
- 东城老父传.....陈 鸿 (88)
- 长恨传.....陈 鸿 (101)
- 莺莺传.....元 稹 (117)
- 无双传.....薛 调 (133)
- 郭元振.....牛僧孺 (143)
- 马待封.....牛 肃 (149)
- 红 线.....袁 郊 (153)
- 裴 航.....裴 翱 (161)
- 飞烟传.....皇甫枚 (168)
- 京都儒士.....皇甫氏 (179)
- 画琵琶.....皇甫氏 (182)

崔护.....	孟 槩 (184)
流红记.....	张 实 (186)
李师师外传 .....	阙 名 (192)

## 泉 目

(1) 薛玄微.....	薛玄微
(2) 薛 皓.....	薛 皓
(31) 魏 爽.....	魏 爽
(38) 魏 爽.....	魏 爽
(39) 李公佐.....	李公佐
(70) 薛 皓.....	薛 皓
(88) 薛 皓.....	薛 皓
(101) 薛 皓.....	薛 皓
(117) 薛 皓.....	薛 皓
(133) 薛 皓.....	薛 皓
(143) 薛 皓.....	薛 皓
(149) 薛 皓.....	薛 皓
(153) 薛 皓.....	薛 皓
(161) 薛 皓.....	薛 皓
(168) 薛 皓.....	薛 皓
(179) 薛 皓.....	薛 皓
(183) 薛 皓.....	薛 皓



## 离魂记

陈玄祐

天授<sup>〔1〕</sup>三年，清河张镒，因官家于衡州<sup>〔2〕</sup>。性简静，寡知友。无子，有女二人。其长早亡；幼女倩娘，端妍绝伦<sup>〔3〕</sup>。镒外甥太原<sup>〔4〕</sup>王宙，幼聪悟，美容范。镒常器重，每曰：“他时当以倩娘妻之。”后各长成。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<sup>〔5〕</sup>，家人莫知其状。后有宾寮之选者<sup>〔6〕</sup>求之，镒许焉。女闻而郁抑；宙亦深恚恨<sup>〔7〕</sup>。托以当调<sup>〔8〕</sup>，请赴京，止之不可，遂厚遣之<sup>〔9〕</sup>。宙阴<sup>〔10〕</sup>恨悲恻，决别<sup>〔11〕</sup>上船。日暮，至山郭数里。夜方半，宙不寐，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，须臾至船。问之，乃倩娘徒行跣足<sup>〔12〕</sup>而至。宙惊喜发狂，执手问其从来。泣曰：“君厚意如此，寢梦相感。今将夺<sup>〔13〕</sup>我此志，又知君深情不易<sup>〔14〕</sup>，思将杀身奉报，是以亡命<sup>〔15〕</sup>来奔<sup>〔16〕</sup>。”宙非意所望，欣跃特甚。遂匿倩娘于船，连夜遁去。倍道兼行<sup>〔17〕</sup>，数月至蜀<sup>〔18〕</sup>。凡五年，生两子，与镒绝信。其妻常思父母，涕泣言曰：“吾曩日<sup>〔19〕</sup>不能相负，弃大义而来奔君<sup>〔20〕</sup>。向今<sup>〔21〕</sup>五年，恩慈间阻<sup>〔22〕</sup>。覆载之下<sup>〔23〕</sup>，胡颜独存也？”宙哀之<sup>〔24〕</sup>，曰：“将归，无苦。”遂俱归衡州。既

至，宙独身先至镒家，首谢其事。镒曰：“倩娘病在闺中数年，何其诡说也〔25〕！”宙曰：“见〔26〕在舟中！”镒大惊，促〔27〕使人验之。果见倩娘在船中，颜色怡畅，讯使者曰：“大人安否？”家人异之，疾〔28〕走报镒。室中女闻喜而起，饰妆更衣，笑而不语，出与相迎，翕然〔29〕而合为一体，其衣裳皆重。其家以事不正，秘之。惟亲戚间有〔30〕潜知之者。后四十年间，夫妻皆丧。二男并孝廉擢第〔31〕，至丞、尉〔32〕。玄祐少常闻此说，而多异同，或谓其虚。大历末，遇莱芜县令〔33〕张仲规，因备述其本末。镒则仲规堂叔祖，而说极备真悉，故记之。

作者陈玄祐，唐代宗时人，事迹无可考。

《倩女离魂》是一美丽动人的故事，表达了青年女子反对包办婚姻，力争自由恋爱的强烈感情，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。

尽管这是想象的故事，其细节却以现实生活为基础，这就在虚幻之中，予人以现实的感觉。这篇传奇体现了作者构思和描写两方面的擅长。

元人郑德辉所作《述青琐倩女离魂》杂剧，就是根据这一故事编写的。

〔1〕 天授，周武则天(武曌)的年号(六九〇——六九二)。

〔2〕 因官家于衡州；因为到衡州做官，就在那里安家。“衡州”，也称衡阳郡，约辖今湖南衡山、常宁间的湘水流域，和耒阳以北的耒

水、洙(mǐ)水流域，州治在今衡阳县。

〔3〕 端妍绝伦：端庄而美丽，没有人比得上。

〔4〕 太原：唐府名，当时的北都，也称并州，约辖今山西阳曲以南、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，州治在今太原市。

〔5〕 常私感想于寤寐：私下里彼此常常在睡梦里都互相想念着。

〔6〕 宾寮之选者：幕僚里将赴吏部选官的人。“寮”，同“僚”字。“选”，选部，指吏部。“之”，往、赴。

〔7〕 恚(huì)恨：怨恨。

〔8〕 托以当调：推托说应该调任官职。

〔9〕 厚遗之：送很多的财礼打发他走。

〔10〕 阴：暗地里、私下。

〔11〕 诀别：离别。“诀”，同“决”字，也是“别”的意思。

〔12〕 跣(xiǎn)足：赤脚，指没有穿鞋子。唐代风俗，人们在室内只穿袜子，入室时，就把鞋子脱放门外。这里是形容倩娘偷着逃出来，因为匆忙，连鞋子也没有来得及穿。

〔13〕 夺：强迫别人改变意志叫做“夺”。

〔14〕 不易：不变更。

〔15〕 亡命：逃亡。“命”，指名籍（户口簿）。古时对逃亡的人，把他的名字从户口簿中勾销，所以称逃亡为“亡命”。

〔16〕 奔：封建时代，把男女间没有经过礼教规定的私相结合叫做“奔”，一般指女子往就男子而言。凡是私自结合的，不能取得法律地位，因而不能算是正妻，白居易诗中就有“聘则为妻奔是妾”的话。

〔17〕 倍道兼行：比平常加倍地赶路。

〔18〕 蜀：四川一带地方的古称。

〔19〕 曩日：昔日、从前。

〔20〕 弃大义而来奔君：封建时代认为，私奔是背弃礼义、违反伦常的行为，所以这样说。

〔21〕 向今：至今。

〔22〕 恩慈间(jiàn)阻：和父母隔离了。“恩慈”，指父母。

〔23〕 覆载之下：在生存于天地之间的情况下。“覆载”，天覆地

载 即天地之间。

〔24〕 哀之：可怜她。

〔25〕 何其诡说也：为什么这样胡说呢。

〔26〕 见：同“现”字。

〔27〕 促：急忙。

〔28〕 疾：赶快。

〔29〕 翕然：合在一起的样子。后文《霍小玉传》篇“翕然推伏”，翕然，是形容动容的样子。

〔30〕 间(jiàn)有：或有、偶有。

〔31〕 孝廉擢第：以孝廉的资格，考取了明经或进士。汉代有郡国荐举孝廉的办法，唐初也有“孝廉”这一科，但不久就废止了。这里“孝廉”是泛指州郡荐举应考的人。

〔32〕 至丞、尉：官做到县丞、县尉。县丞，辅佐县令处理政务的官员。“尉”，专管维持“治安”，缉拿盗贼的官员，是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爪牙。

〔33〕 莱芜县令：“莱芜”，今山东莱芜县。“县令”，县的长官，就是后来的知县、县长。

## 柳氏传

许尧佐

天宝中，昌黎韩翃<sup>〔1〕</sup>，有诗名。性颇落托<sup>〔2〕</sup>，羈滯<sup>〔3〕</sup>贫甚。有李生者，与翃友善，家累<sup>〔4〕</sup>千金，负气<sup>〔5〕</sup>爱才。其幸姬曰柳氏，艳绝一时，喜谈谑，善讴咏<sup>〔6〕</sup>。李生居之别第，与翃为宴歌之地。而馆<sup>〔7〕</sup>翃于其侧。翃素知名，其所候问<sup>〔8〕</sup>，皆当时之彦<sup>〔9〕</sup>。柳氏自门窥之，谓其侍者曰：“韩夫子<sup>〔10〕</sup>岂长贫贱者乎！”遂属意<sup>〔11〕</sup>焉。李生素重翃，无所吝惜。后知其意，乃具膳请翃饮。酒酣，李生曰：“柳夫人容色非常，韩秀才<sup>〔12〕</sup>文章特异。欲以柳荐枕<sup>〔13〕</sup>于韩君，可乎？”翃惊栗，避席<sup>〔14〕</sup>曰：“蒙君之恩，解衣辍食<sup>〔15〕</sup>久之，岂宜夺所爱乎？”李坚请之。柳氏知其意诚，乃再拜，引衣接席。李坐翃于客位，引满<sup>〔16〕</sup>极欢。李生又以资三十万，佐翃之费。翃仰柳氏之色，柳氏慕翃之才，两情皆获，喜可知也。明年，礼部<sup>〔17〕</sup>侍郎杨度擢翃上第<sup>〔18〕</sup>，屏居间岁<sup>〔19〕</sup>。柳氏谓翃曰：“荣名及亲，昔人所尚<sup>〔20〕</sup>。岂宜以濯浣之贱，稽采兰之美乎<sup>〔21〕</sup>？且用器资物，足以待君之来也。”翃于是省家于清池<sup>〔22〕</sup>。岁余，乏食，鬻妆具以自给<sup>〔23〕</sup>。天宝末，

盗覆二京〔24〕，士女奔骇。柳氏以艳独异，且惧不免，乃剪发毁形，寄迹〔25〕法灵寺。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〔26〕，素藉〔27〕翊名，请为书记〔28〕。洎宣皇帝以神武反正〔29〕，翊乃遣使间行〔30〕求柳氏，以练囊〔31〕盛麸金〔32〕，题之曰：“章台柳〔33〕，章台柳！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亦应攀折他人手。”柳氏捧金呜咽，——左右凄悯，——答之曰：“杨柳枝，芳菲节〔34〕，所恨年年赠离别。一叶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！”无何，有蕃将〔35〕沙吒利者，初立功，窃知柳氏之色，劫以归第，宠之专房〔36〕。及希逸除左仆射〔37〕，入觐〔38〕，翊得从行。至京师，已失柳氏所止，叹想不已。偶于龙首冈〔39〕见苍头以馭牛〔40〕驾辘辘〔41〕，从两女奴。翊偶随之。自车中问曰：“得非韩员外乎〔42〕？某乃柳氏也。”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，阻同车者〔43〕，请诘旦〔44〕幸相待于道政里门。及期而往，以轻素结玉合〔45〕，实以〔46〕香膏，自车中授之，曰：“当遂永诀〔47〕，愿冥诚念〔48〕。”乃回车，以手挥之，轻袖摇摇，香车辘辘〔49〕，目断意迷，失于惊尘〔50〕。翊大不胜情。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，使人请翊。翊强应之，然意色皆丧，音韵凄咽。有虞候〔51〕许俊者，以材力自负，抚剑言曰：“必有故。愿一效用〔52〕。”翊不得已，具以告之。俊曰：“请足下数字〔53〕，当立致之。”乃衣纁胡〔54〕，佩双鞬〔55〕，从一骑〔56〕，径造〔57〕沙吒利之第。候其出行里余，乃被衽

执轡〔58〕，犯关排闥〔59〕，急趋而呼曰：“将军中恶〔60〕，使召夫人！”仆侍辟易〔61〕，无敢仰视。遂升堂，出翊札示柳氏，挟之跨鞍马，逸尘断鞅〔62〕，倏忽〔63〕乃至。引裾〔64〕而前曰：“幸不辱命〔65〕。”四座惊叹。柳氏与翊执手涕泣，相与罢酒〔66〕。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，翊、俊惧祸，乃诣希逸〔67〕。希逸大惊曰：“吾平生所为事，俊乃能尔乎〔68〕？”遂献状〔69〕曰：“检校尚书〔70〕、金部员外郎〔71〕兼御史韩翊，久列参佐，累彰勋效〔72〕，顷从乡赋〔73〕。有妾柳氏，阻绝凶寇，依止名尼。今文明抚运，遐迹率化〔74〕。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〔75〕，凭恃微功，驱有志之妾，干无为之政〔76〕。巨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，族本幽、薊〔77〕，雄心勇决，却夺柳氏，归于韩翊。义切中抱〔78〕，虽昭感激之诚〔79〕；事不先闻，固乏训齐之令〔80〕。”寻〔81〕有诏：柳氏宜还韩翊，沙吒利赐钱二百万。柳氏归翊；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〔82〕。然即柳氏，志防闲而不克〔83〕者；许俊，慕感激而不达〔84〕者也。向使柳氏以色选，则当熊、辞辇〔85〕之诚可继；许俊以才举，则曹柯、滹池之功〔86〕可建。夫事由迹彰，功待事立。惜郁堙不偶〔87〕，义勇徒激，皆不入于正。斯岂变之正〔88〕乎？盖所遇然〔89〕也。

作者许尧佐，唐德宗时人，曾任太子校书郎、谏议大夫等官职。

本篇故事，也见于唐人孟棨的《本事诗》，可能是根据真人实事而加工的。

作者描写韩翃和柳氏的悲欢离合，情节曲折动人。李生见柳氏爱上了韩翃，就促成他们的结合，使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；许俊是一个勇敢而又机智的豪侠之士，他不畏艰险，代韩翃夺回柳氏，具有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；他们都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在封建社会里，妇女是没有独立的人格的。尽管李生同情柳氏和韩翃的相恋，只不过把她象货物一样地赠送给韩翃；当韩翃要去求取功名时，也就置柳氏于不顾。柳氏在变乱中欲求保身而不可得，竟被沙吒利强行劫去；后来，又被许俊夺了回来。任人播弄，毫无自主之权，这一遭到侮辱与损害的女性的形象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妇女悲惨的命运。

此外，作者所写的军人，是那样地飞扬跋扈。一个立有战功的武将，就可以在京师横行无忌。当柳氏被夺回，事情败露之后，封建最高统治者并不敢予以处分，反而给予大量的金钱以为“抚慰”。这又暴露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情况。

明人吴长儒、清人张国寿，曾根据这一故事，先后编写了《练囊记》和《章台柳》两剧。

---

〔1〕 昌黎韩翃：“昌黎”，古郡名，约辖今辽宁辽河以西大小凌河中下游地区，郡治在今辽宁义县。“韩翃”，一作“韩泚(hóng)”，唐代名诗人，字君平，南阳(今河南南阳县)人。北朝时，韩姓为昌黎郡望族，所以这里称为“昌黎韩翃”。

〔2〕 落托：同“落拓”，放荡不羁的样子。



〔3〕 羁滞：流浪在外而不得意、没有办法。

〔4〕 累(lěi)：积累，积蓄。

〔5〕 负气：以气节自负的意思。

〔6〕 善讴(ōu)咏：会歌唱。

〔7〕 馆：招待吃住的意思，作动词用。

〔8〕 所候问：来拜访问候的人。

〔9〕 彦(yàn)：英俊豪傑之士。

〔10〕 夫子：对人的敬称。

〔11〕 属意：看中了。

〔12〕 秀才：唐代秀才的地位高于明经、进士，但这一科目于高宗时废止，后来却以秀才通称一般文士和应考进士的人。

〔13〕 荐枕：犹如说侍寝。

〔14〕 避席：古人席地而坐，“避席”，就是离开座位，表示恭敬、客气。

〔15〕 解衣辍食：“解衣”，脱衣，意思是把自己的衣服给人穿；“辍食”，停食，意思是把自己的食物给人吃，形容待人有恩惠。

〔16〕 引满：把酒斟满在酒杯里，举起酒杯来，都可以叫做“引”。“引满”，把杯里斟满的酒喝干了。

〔17〕 礼部：唐代中央政府里的六部之一，是主管礼仪和学校贡举的官署。

〔18〕 上第：唐代考选制度，明经依成绩分上上第、上中第、上下第、中上第四等，进士依成绩分甲第、乙第两等。这里“上第”，指明经的上上第或进士的甲第。

〔19〕 屏(bǐng)居间(jiàn)岁：闲住、隐居了一年。

〔20〕 荣名及亲，昔人所尚：由于自己闻名，使得父母妻子也分享光荣，这从来就是人们所重视、希冀的事。意指中举做官，父母妻子就可以获得封赠了。

〔21〕 岂宜以濯浣之贱，稽采兰之美乎：“濯浣”，洗衣一类的事情。“濯浣之贱”，做洗衣一类下贱工作(封建时代轻视体力劳动，所以这样说)的女人，柳氏自指的客气话。“稽”，迟留，引伸作耽误解释。“采兰”，比喻皇帝征用贤士。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，皇甫谧辞不做官，在给皇帝的奏疏里有“陛下披榛采兰，并收蒿艾”的话，典本此。这